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 第二十一回 賜聯秦晉詔下南京 賞賜奇珍恩頒北闕

話說甄府家人回明了甄母的話，見榮府寶玉正在上房，便向寶玉打了一個千道：「恭喜二爺，快請換了冠帶預備接旨。」寶玉茫然不知來由，道：「為的什麼事要我接旨？」甄家的人道：「說起話長，請到書房講給二爺聽。」甄母道：「何必請哥兒到書房去，就在這裡講了，也叫大家聽聽。」那家人向甄母回道：「咱家哥兒進京，老爺知道榮府哥兒這件事，告訴北靜王。北靜王面奏當今，因念賈娘娘已故，這位哥兒就是娘娘的胞弟。當今推念戚舊，調哥兒中式的文章，賺了大喜，道好的了不得。又因林府小姐的父親就是做過鹽政的林如海老爺，當今念他清官無後，上年已有賞賜。他家這位姐兒自幼寄住舅家，那一年娘娘回府省親見過林府姐兒，極口誇他的才學，鳳藻宮已曾鑄選詩章，合該與榮府銜玉而生這一位哥兒訂配良緣。」

就傳諭旨，命北靜王為媒，欽天監選定吉日。聽說就在殿試這一天完婚，所以差老公公下來召哥兒進京，定有什麼恩典。老公公先到這裡，還要到揚州林老爺家去呢。奴才見碼頭上已有許多官員在那裡候接，這會兒差使約好到快，奴才出去叫他們預備。」說著連忙退出。

這裡甄母便叫把自家寶玉的大衣服取出，給榮府哥兒更換。

管家媳婦忙應道：「上年這位哥兒來的時候，老太太說叫送一副衣帽出去，因哥兒不曾更換，還擱著呢。」甄母點頭，就叫去取來。一時取到，鳳姐此時才得放心，趕忙出來給寶玉更換。

另取一頂網巾紮好了，添上假發再戴金冠，叫聲：「寶兄弟，如今可信了。現有旨諭下來，北靜王為媒，也是哄你不成？」

旁邊管家媳婦也笑道：「哥兒是要有了旨諭才還俗的。聽說跟哥兒的小廝為他主兒也把頭髮鉸了，倒是難得的，如今也該改裝了。」鳳姐忙問寶玉道：「我正不明白這個人是誰？」寶玉便把焙茗出家，路上遇見收留的緣故略敘了幾句。鳳姐道：「原來就是焙茗，怪道他去了多時，連音信都沒有了。」說著，聽見外面嚷說：「旨諭到了，快請榮府哥兒接旨。」寶玉已經冠帶，趨步至大廳上，甄府家人早將香案排好。

寶玉行三跪九叩禮，聽內監宣讀詔書，寶玉三呼謝恩畢，然後與內侍相見，就是常到榮府走動的夏秉忠太監，素與寶玉熟識。略敘浮文，夏太監極口稱誦主子隆恩，無非垂念椒房之戚的意思。夏太監起身告辭，說：「要到令姑丈林老爺府上去走一趟，主子還有恩典。」寶玉送至門外，候夏太監上馬而回。寶玉因欽限緊急，不能同鳳姐行走，定於次日先後起程。

甄府忙亂備席餞行，鳳姐因寶玉在此攪擾多時，命周瑞家的端整銀兩，內外僕婦、丫頭、小廝及廚房人等，斟酌輕重，各有賞賜。當夜吩咐周瑞仍留在南邊辦他的事，不必同回家裡。寶玉憶及柳湘蓮臨別之言，取出鴛鴦劍交與包勇，命他自到揚州，等候護送新親，並珍重鴛鴦劍的話。包勇唯唯聽命，又將脫換下來的僧衣、僧履交付焙茗收藏，不可擦棄。此是寶玉切己之事，非鳳姐所得而知，一一自己經心，其餘任憑鳳姐主裁。鳳姐因帶來的家人周瑞、包勇與寶玉分路行走，不夠使用，有甄老爺京裡差來的人就要回京，鳳姐便叫一個人家，同了甄家的人，與焙茗跟了寶玉同行。甄母先已送了寶玉兩套新制的便服。

次早起身，鳳姐引了寶玉回到甄母處叩謝，自己又與甄府眾姊妹辭別，叫寶玉先走，叮囑他路上小心，又笑道：「我可是瞎操心，如今你是不比先前，什麼大荒山、小荒山，一個人能跑來跑去的跑了，還怕什麼呢？」寶玉笑著自走了。鳳姐然後告辭，甄母將待下階相送，鳳姐阻止再三，甄母才道：「怨我年邁無禮，叫孫女兒們代送罷。」眾姊妹聯袂上前，送鳳姐至穿堂上轎。鳳姐出了甄府，自與寶玉分路進京不提。

且說夏太監來到揚州，地方官辦差一般忙碌。林府得知信息，早邀內親在家款陪欽差。因有賞賜黛玉物件，林老太太穿了二品命服，引領黛玉謝恩畢，黛玉迴避。夏太監又與林老太太道喜，道：「主子時常和咱們提起這裡如海公居官清正，一任鹽使，兩袖清風。念他生前沒有哥兒，上年頒了許多恩典下來。前兒北靜王面奏主子，為的是榮國府那位銜玉而生的哥兒，和這裡如海公的千金有一段未了姻緣，主子很惦記這件事，就命北靜王作媒，欽天監選的吉日，叫這裡趕緊把姐兒送進京去完婚。北靜王那裡，過幾天也就有人來。如今娘娘賞的內造妝蟒四端，珠冠一頂，玉帶一圍，還有赤金嵌寶鎮衣一盤，上面鑄的字樣，聽見北靜王奏的，榮國公曾孫寶玉這塊玉上幾個最吉慶的字，就叫照著樣兒鑄在鎖上，取個夫唱婦隨的意思。當今聖天子百靈呵護，造福錫嘏，也配得過哥兒這塊玉了。」說著，哈哈大笑。一面設宴，自有人陪侍夏太監。入席一坐即行起身，別無耽擱，徑自回京覆旨。

這裡林府遠近親族都來賀喜，冠蓋絡繹。林老太太命將欽賜之物送進黛玉房中。紫鵲先在那邊正廳屏風後，聽夏太監講的金鎖一節，便去告訴了黛玉。此時送進妝蟒等物，逐一請黛玉過目，然後與雪雁收拾櫥櫃出來安放。黛玉看到金鎖上面字樣，果與通靈寶玉相同，暗想當今體貼人情無微不至。雖九重寵錫，毫無補於恨海情天，但外觀顯赫，亦足為勢利人吐氣揚眉。若不遭蹭蹬，早早完就姻緣，焉得有此榮顯？正是俗語道的：不是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！可見人謀究不足以勝天，自是滿心歡喜。

林老太太屈指吉期已近，趕緊置辦妝奩。因銀錢便易，人手眾多，揚州繁華之地，那一件不可咄嗟而辦！因是皇上賜婚，一切俱要分外體面，不惜花費銀兩。先命家人帶了幾萬銀子進京置買房產，為送親住歇公館。包勇自南京回揚州，先到林府稟明留此隨同送親的話，林府自然喚進裡邊。眾家人連日奔忙，所辦妝奩極其豐厚，餘外奩田一千畝，幾張契紙，俱挑附近榮府南邊莊子一帶膏腴，又準備奩銀十萬裝鞘運送。諸事完備，專等北靜王處同榮府家人到來起程。

講到榮府已先見了旨諭，賈母、王夫人歡喜，也要趕辦迎親禮物。諸事匆忙，鳳姐又不在家，如何料理得開？平兒回了王夫人，要請東府珍大奶奶過來，同大奶奶幫辦，王夫人應允。

於是尤氏同李紈便常在王夫人處幫理。因銀錢不能寬裕，諸事掣肘。鴛鴦看出光景，知道鳳姐有些積蓄已運送老爺任上墊了虧空，璉二爺外邊饑荒又大，如今添出這件事怎樣張羅得開呢？白請珍大奶奶過來，便八隻手叫他也沒法兒。主意已定，便趁賈母歡喜的時候，說：「林姑娘到底有福氣，寶玉做和尚倒做出好來了。北靜王作媒，聽說娘娘還賞了林姑娘好些東西。」

今番寶玉做親，可不比先前娶寶姑娘，自然要像個局面才襯得起來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頭裡娶寶丫頭，因為國孝、家孝兩層，諸事潦草，連鼓樂也不用，原不成一件事，到底不吉利。如今鳳丫頭偏偏走開，不知多早晚才回來，叫珍兒媳婦過來幫珠兒媳婦辦這件事，怕他們都是生手費力呢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倒不怕生手，橫豎有平兒在那裡，素日跟著他奶奶經由的事也不少，珠大奶奶本來細心，東府裡大奶奶也是見過陣仗的，就是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，是頭一件難事。」賈母道：「虧你提醒我這句話，先前叫璉兒寫過賞單，有人找得寶玉回來，賞他們一萬銀子。如今省了這一宗，且叫他們拿去使了，也算花的是歡喜錢，差不多夠了。」鴛鴦道：「老祖宗願意墊補在裡頭盡仔好。」賈母道：「我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，留的銀子總是他們的，先前錯了主意，鬧的顛顛倒倒。趁著這會兒我眼還沒閉，看他們完聚了。孫子媳婦就是我的外孫女兒，頭裡又在一堆兒，疼了他這幾年我很樂呢。你就去找銀櫃上的鑰匙來，告訴太太，叫他們來搬了一萬銀子去。」當下鴛鴦便到王夫人處，告訴了賈母的話。王夫人等賈母回來，叫平兒領了幾個老婆子，徑找鴛鴦搬運銀子，發到庫上。

榮府正在內外忙亂，門上報導：「寶二爺回來了。」原來寶玉起身後，兼程趕進京來。才到寧榮兩府街前，先是焙茗一馬衝前進府來。門上因從前錯認寶玉一事，上前仔細認明。見有焙茗在內，料不致再錯，都打千道喜，垂手讓寶玉過去。從二門口，一疊連聲傳話到賈母、王夫人處。李紈、尤氏都在賈母屋裡議論趕辦寶玉喜事的話，王夫人說起：「老太太真真愛寶玉，連家裡帶來的老替己，昨兒都挪出來墊在裡頭了。」正說道，聽見外邊丫頭們哄傳寶玉回來。

一語未了，寶玉早已走進，先向賈母磕頭。賈母便把寶玉抱在懷裡，只是「好孩子，好寶貝」的亂叫，不知從那句話問起才好，便推寶玉去見王夫人，說：「寶玉這會兒才到，別說他什麼。」王夫人拉了寶玉的手，見他照常冠帶，竟似忘了他上年削髮一

事，並不瞧他頭上，只是呆呆的看了一回，也沒一句話。尤氏開口笑道：「寶兄弟出去跑了一趟，虧你把失去的玉找了回來，如今重重喜事，咱們喝不了你的喜酒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，珍大嫂子天天過來幫著你太太、大嫂子辦事，快先過去謝謝。」寶玉然後與尤氏、李紈見過了禮，賈母又叫寶玉道：「你鳳姊姊路上好啣？為什麼不同著回來？」寶玉說明分路行走的話，接著探春、惜春、邢岫煙進來，各各相見已畢，大家坐定。

邢岫煙說起「上年四妹妹詳解妙師父扶的乩，真是過後好詳，四妹妹獨有先見之明，可是要佩服他。寶兄弟才走的時候，比月之方墮，花之初謝，畢竟墮後可望東升，謝了逢春又發。

去年冬寒雪凍之時，不必尋訪，不是今年才交立春，就有甄寶玉來報信嗎？」探春道：「果然詳的不錯，不但這一回准，我想先前失玉，妙師父也扶過乩。二哥哥你這塊玉是什麼所在尋回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個地場可是人跡不能到的，在大荒山青埂峰底下。」探春道：「何如？你們可記得有『青埂峰下倚孤松，入我門來一笑逢』這兩句嗎？」寶玉聽了，拍手笑道：

「可不是，那青埂峰前還有一株大松樹呢。就是『入我門來』這一句，也寓真詮，不入他的門，焉能得我的玉？可見我此番和尚做的有功。」

說著，滿屋子裡一瞧，道：「為什麼寶姊姊不見？」王夫人聽問到寶釵，一陣心酸，止不住淚珠直滾，便向寶玉道：「你還要提寶姊姊，鳳姊姊沒有和你講嗎？」寶玉道：「鳳姊姊沒有和我講什麼呢。」王夫人歎了一聲道：「都是為了你，寶丫頭已經苦死了。」寶玉放聲一哭，登時暈去，急得王夫人、李紈等手足無措。賈母只是念佛，抱怨王夫人不該就告訴他這話。惜春在旁勸道：「老祖宗別著急，二哥哥是這樣的，停一會就醒過來啣。」尤氏、李紈不住的叫「寶兄弟」，王夫人亦自悔話講的太急，「我料他心上只有一個林姑娘，那知他聽了寶丫頭不在的話，一般也是那麼樣傷心！」便含著一包眼淚，連叫「寶玉」。不多時，寶玉醒轉，哭道：「寶姊姊，我害了你了。不是我害你，還是人家害了你。也別怪人家來害你，歸根兒你自己看不透，錯了一點主意，自己害了自己了。」便問：「設靈在於何處？」李紈等恐寶玉見了傷心，勸他且在賈母屋裡歇息，寶玉那裡肯聽？賈母知道拗他不過，只好由他過去一拜，以盡夫婦情分，也是禮上應該。惟囑咐尤氏、李紈們陪他過去，從旁勸慰。

一時麝月、秋紋都趕了過來，隨著李紈們同寶玉至寶釵設靈處所，上香禮拜。問明棺柩已停鐵檻寺，遺衣掛壁，總帳淒涼，又哭了一場，被眾人勸住。只聽得賈璉在院內一路笑聲進來，叫道：「寶兄弟回來了嗎？」寶玉迎出相見，回進裡邊坐了。尤氏、李紈各自散出，仍到賈母處，回明：「寶兄弟同他璉二哥哥說話呢。」

這裡賈璉道：「寶兄弟在南京見過夏公公了？走的真快，倒趕上場期了。早上部裡已奉旨諭：『賈寶玉到了，不必去謝恩，先命禮部備卷送場，等揭曉後另旨召見。』場期近了，該靜養幾天。」寶玉告訴了和鳳姐分路行走的話，賈璉道：「剛才聽同來甄家的人說起，都知道的了。甄老爺那裡，寶兄弟該去走一趟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兩天也顧不上，只好等場後再去罷。」賈璉因事忙，不及久坐，說了幾句話就走了。一時老婆子們搬進寶玉鋪蓋衣包，麝月、秋紋上前檢點，便問：「今晚在那裡住歇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安頓我在那裡就住，問我什麼呢？」麝月道：「頭裡這些事都是襲人經由慣的，怕我們乾不了，白問二爺一句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，襲人為什麼不見呢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問襲人嗎？」麝月說了這句話又縮住了口。寶玉道：「襲人怎麼樣？為什麼又不言語了？」秋紋道：「奶奶不在了，二爺已經知道。襲人的事瞞得到底嗎？」寶玉吃驚道：「莫非襲人也死了？」秋紋道：「果然死了也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死就是病著。」麝月道：「說起這件事，也不是出於襲人情願，二爺聽了別生氣。襲人去嫁了蔣琪官了。」

「寶玉笑道：「一個人死了，沒法兒到棺材裡去拉他起來。他嫁了人有什麼要緊？要他回來也不難。」麝月、秋紋聽了寶玉的話，都好笑起來，也不說明襲人已經退回在家的話。

過了幾日，寶玉振刷精神入場。

鳳姐在路上緊趕趨回家，先到王夫人屋裡，見玉釧、彩雲這幾個人都忙亂的辦寶玉娶親的零星事件。鳳姐便與王夫人見過，說明定聘一事。那塊通靈玉當面交給林妹妹的孀娘，自然林妹妹過門的時候帶來。一面在脖子上除下金鎖遞與王夫人道：「這是他家回來的東西，因為林妹妹心愛之物，拿來配寶兄弟這塊玉的。」王夫人瞧了一瞧道：「向來沒見林姑娘掛這個，倒像寶丫頭掛的也有那麼一盤。」王夫人才說出口，想起林姑娘此時回聘的東西要取個吉利，寶丫頭已不壽而亡，這會兒不該提起這話來，便默默無語。鳳姐錯會王夫人睹物傷心，不敢回明寶釵病凶時失脫金鎖一事，更不便將林姑娘家應兆得錯一節敘述，只得含糊支飾過去。王夫人便把金鎖交玉釧收好，向鳳姐笑道：「寶玉這件事真拖累你了，等他們圓了房，好好給你陪禮酬勞呢。」鳳姐道：「罷啣！任憑他們惱我也好，不惱我也好，盡了的心就是了。不敢在太太跟前指山賣磨，這一趟要算走有功，這裡沒有人去和林妹妹說明，猛一下子有了什麼諭，憑你北靜王、南靜王作媒，林妹妹這性子，保不定倒要鬧出事來呢。」說著，又回了林孀娘家怎樣款待，還到南京甄家的話，便站起身來道：「還沒見老太太。」當下便到賈母屋裡來，一進院門，見琥珀同小丫頭們在院子裡放風箏，鳳姐笑道：「你們好樂啣。」琥珀見了鳳姐，把風箏遞給小丫頭，跟著鳳姐進屋道：「二奶奶回來了。」

賈母正歪在炕上閉著眼，兩個小丫頭跪在炕沿上捶腿，聽見說鳳姐回來，便睜眼一看，道：「估量著這幾天裡頭你該回來。」鳳姐忙上前請安道：「在路上天天耳熱，知道老祖宗在家裡盼望說我呢。林妹妹給老祖宗請安。」賈母道：「林丫頭好，你瞧他果然不像先前這樣瘦弱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比老婆子回來講的樣兒越發長的富泰了。咱們同林妹妹家裡都托老祖宗的福，姑爹、姑媽的墳墓起造的怪體面，上年秋裡諭祭、諭葬，林妹妹回去這一趟可巧兒趕上。如今又得了恩典，夏公公也到林妹妹家去，不知賞些什麼東西？林妹妹家裡也很有勢派，他孀娘做人寬厚，同咱們的太太差不多脾氣，待他姪女兒是再沒的說了。」鳳姐這番話滿想賈母聽的歡喜，那知賈母因聽到祭葬一事，思女心傷，未免掉下幾點淚來。鳳姐揣度賈母之意，又講了寶玉蒙召賜婚的興頭話，才轉悲為喜。鳳姐又說甄家的光景，道：「甄老太太同老祖宗一般康健，甄老爺復官後，門第照舊。」又把來去路上風景講了一會，賈母命去歇息，「瞧你姐兒去罷」。

鳳姐回到自己院裡，平兒早引著巧姐迎了出來請安。鳳姐問姐兒這幾時淘氣沒有，平兒道：「倒還好，夜裡總不要他奶媽，就跟著我歇呢。」鳳姐一面聽平兒說話，見家人媳婦、丫頭、老婆子都候著請安。鳳姐走進屋裡，見行李都已安放停當，自有平兒查明，不必再問，坐下便道：「寶玉如今做親，比先前娶寶姑娘的費用要加幾倍，我可再沒有什麼賠墊下去，不知二爺打什麼主意？」平兒道：「剛才太太沒有和奶奶說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太太說什麼？我在太太屋裡也坐的不久，就去見了老太太來的。」平兒道：「老太太挪出一萬銀子，已經發在庫上，估量辦這件事添補有限的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有了一萬銀子也差不多了，怕又是二爺去搗鬼出來的。」平兒道：「二爺倒沒開口，前兒聽鴛鴦的口氣，像是他瞧出咱們手頭光景，不知在老太太跟前說了些什麼話，老太太高興，就叫搬出這宗銀子來的。東府裡珍大奶奶也天天過來幫著大奶奶辦事呢。今兒珍大爺不知請什麼客，珍大奶奶沒過來。大奶奶才回園子裡去了。」

「鳳姐道：「我先過東府裡去走一趟，回來看看大奶奶、姑娘們，算了結這篇帳了。」一面平兒送過茶來，鳳姐喝了，隨便用些點心。小紅已打了水來，鳳姐洗了臉，對鏡理妝。一會出去坐上車，跟著老婆子、丫頭們先往東府裡見了尤氏，仍舊請他過來辦事。坐不多時，便出來到邢夫人處請過安，約略回了些南邊的話。邢夫人因鳳姐路上受乏，命他且去歇息。鳳姐告辭回來，又到園子裡往李紈眾姊妹處走了走，然後到自己屋裡。

平兒道：「太太等著奶奶有話商量呢。」鳳姐便往王夫人處，不知有何商量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